

# 试论湖北的“寄死窑” 与胶东半岛的“丘子坟”

□ 杨治国 刘爱华 张忠诚

近日读刘守华先生《走进‘寄死窑’》<sup>[1]</sup>一文,因其文中内容与胶东半岛的某些传说故事及风俗有些相似,特叙述如下,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湖北的“斗鼠记”与 胶东半岛的“六十岁花甲子”的传说故事

在湖北十堰一带至今流传着“斗鼠记”的故事:大意是在古代的郧县这一带的“麋国”里,凡是年龄一到60岁的老人,都要按规矩把他送进“自死窑”(寄死窑),让他们自生自灭。有个叫杨三的农民,由于不忍心将老父送到“自死窑”,偷偷把老父亲赡养在家里。恰好这时外国送来了一只像黄牛般大的“犀鼠”,可是全国无人能识别和制服这个怪兽,全国处于一片惊恐不安之中,杨三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老人家叫他用一只13.5斤猫斗败了“犀鼠”。国王从这件事认识到智慧丰富的老人是个宝,从此就废除了将老人送进“寄死窑”的古老习俗。

在胶东半岛流传着“六十岁花甲子”的故事:古时候,因六十年是一个甲子,当老人到了60岁,就要活埋到当地所说的“丘子坟”内,孝顺的儿女在砌墓的时候,在墓的前面留一个小窗,给其父母送三天饭;不孝顺的儿女,在造墓的时候,将墓前的墓门砌死,将老人活活饿死。传说有一个十分孝顺的儿子,不忍心将风烛残年的老父活埋,就天天给其父送饭,恰好这年胶东半岛遭遇到了瘟疫,整个半岛地区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这个孝子将这事告诉了年老的父亲,老人将治疗瘟疫的方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将方子呈送给地方官员,将瘟疫控制住,使半岛地区人民又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地方官员将此事呈告国王,国王认识到老人的作用,自此后废除了这一陋习。

由以上两地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相似之

处:故事讲的都是人到了六十岁后,要么走进“自死窑”(寄死窑),要么埋进“丘子坟”内,都是在国家遭到了灾难后,孝顺的儿子得到了老人的指点,使国家免于灾难,使人们认识到了老人的智慧,认识到老人是个宝,从此废除了活埋老人的陋习。

## 二、湖北的“寄死窑”与 胶东半岛的“丘子坟”

湖北的“寄死窑”,窑洞开凿得方方整整,高约80厘米,进深约2米,底部和石壁都很平整,刚好躺一个人,石壁上有一个小洞,据说是放油灯用的,洞口石壁上有凹槽,据说原来装有木门和栅栏。此外,还有小一点的洞,是给女性用的。湖北的“寄死窑”内没有遗骨,也没有随葬品。而在胶东半岛的路旁沟壑、断崖土坎处,经常可以看到一种暴露在外坟墓,它们多用砖石垒砌而成,墓壁由底渐渐向上收小,做成一个圆圆的穹隆顶,样子有点像旧时代盛油的篓子,故人们把它叫做“油篓坟”。这种坟多数形体很小,不过一米见方,人在里面连身体也躺不开,活像个农家院里的鸡窝,因此又有人把这种坟墓称为“鸡窝坟”。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这种墓的底部多有一个砖铺的小床,床上往往有一堆人骨,一两个人头,旁边一个饭碗,一只水瓶。这成堆而放的人骨不像是死人通常躺卧的样子,倒像是或蹲或坐的姿势。人们想,这也许是古人丘尸(在正式入葬前停放尸体,书面语叫“丘厝”)的地方,于是胶东很多地方也把这种坟墓叫做“丘子坟”、“模子坟”。

见过此墓的人们不禁心生奇怪:是什么人的小墓如此简陋?看尸骨的形状,难道他们入葬前是活着的么?难道真有如前面所述的“湖北和胶东半岛”这两个离奇的故事吗?考古工作者决心以自己特有的科学手段去伪存真、以解民惑,揭开“丘子坟”的谜

底,还它历史真面目。

上世纪90年代以前,考古工作者曾零星发掘过多处被称为“丘子坟”的墓葬。近年以来,又数次较为集中地对这类墓群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2002年,烟台市经济开发区在富奥汽车电器配件公司(岗嵒村北)工地开工时发现一批小墓,请示文物部门有无考古价值,如何处置。考古人员赶赴现场一瞧,墓区范围很大,约有一万多平方米,暴露出的墓葬大多是砖室墓,方底圆顶,确实很小。附近的工人、农民都说:这不是老辈子的丘子坟吗?考古人员听惯了“六十岁花甲子”的故事,觉得这个墓地正是揭开谜底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先后三次对这处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砖室墓及少量石室墓等60余座。2003年,在修建烟台—蓬莱公路工程中,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对与岗嵒墓群同样性质的蓬莱市南吴家墓群进行了发掘。2005年,在莱山区王杆墩村北、陈家村西都发现这种墓葬,使“丘子坟”的考古资料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

这批墓葬的特点很突出,它大部分是用较薄的灰砖砌成,浅浅地埋在地下,样子全是仿照地面房屋。因在地下要耐得土压和朽烂,故不能像房屋一样用木质的梁架斗拱等,只好做成穹隆顶。它的平面形状多为正方形,也有六边形、八边形等。墓底北半部有一个不高的砖床。直起的墙壁上留有窗户,东壁上往往有一个三脚灯台,高级一点的墓里东西两壁多有屏风,墙与顶相接处安设4~8朵斗拱。当然,这所有的陈设均用砖雕刻而成,仅起象征、示意的作用——给死者预备的阴间住宅嘛!这种坟墓一般长宽1米有余,个别大的可达2~2.5米,里面陈设也稍见华丽。砖床前立面也以雕花砖做成裙板。坟墓一般在向南的一面开有一个圆拱或尖拱的门道,其外口还做上一个两角出挑的门楼。门道十分窄小,以致很难让人出入。墓门多用条砖插砌封堵。

岗嵒墓群与南吴家墓群中还混杂了一些石砌墓,即用杂乱的石块砌成略显方圆的小圈圈,上面盖上石板,算是墓顶,墓的南面也留一个墓门,门口用石板堵死。这种碎石墓有的也像砖石墓那样收成一个券顶,但因不规则的石头不似砖块容易起券,故多数倒塌。看来这种墓的用意也如砖室墓一样,只是更加简陋,砌墓者似为买不起砖的赤贫人家。

这种“丘子坟”虽然分布很广,数量也多,但墓内的随葬物品却很少,这也算是这种坟墓的另一个特点。乱石堆起的小墓肯定是档次最低的,其墓中

往往只有一个小瓷灯盏或小瓷碗。稍大一点的砖室墓,超过两三件瓷器的也为数很少。如前述牟平区快活岭壁画墓,算是“丘子坟”中较大的一座,又未遭盗掘,但出土瓷器却只有一件粗质的白瓷灯盏,盏外底墨书“宋信”二字。其他有铜钱4枚,钱文分别为“景佑元宝”(楷、篆各一)、“景德元宝”、“治平通宝”。可见富户之墓,随葬之物也并不奢侈,由此可推知当时薄葬已成风气。这也许与当时社会战乱频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大有关系。

墓内所葬尸骨也颇耐人寻味。尸骨均放在砖床上,绝大多数为成堆放置,根本看不出人体原有形态,甚至有的只有肢骨等长骨,整齐地码放一堆,然后再放上人头颅骨。头骨数量多为两个,少数也有一个、三个。可见尸骨的这种形态本已不是人死时的自然之形,而是一种迁葬的形式。

迁葬的风俗显然不是汉人的传统,它究竟从何而来,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宋元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不断南下,数度入主中原,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极大地影响了汉人。迁葬之俗应当与他们有关。

### 三、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六十岁时,送入“寄死窑”或埋进“丘子坟”内,只有传说故事,地方的史志、史书均无记载。印度的佛经《弃老国缘》说,古时候印度有一个弃老国,老人者,皆远驱弃,后来发生了老人为国排忧解难,才废除了这弃老的习俗。湖北的“斗鼠记”与胶东半岛的“六十岁花甲子”两个故事是否来自佛经,有待考证。胶东半岛的“丘子坟”,根据考古工作者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分析,时代均属于元、明时期,“丘子坟”里人的遗骨均人为排列得非常整齐,叠放在一起,显然不是“一次葬”,都是“二次葬”。由此可见与胶东半岛的“六十岁花甲子”的传说故事,无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外来少数民族的一种迁葬形式。

[1] 刘守华《走进‘寄死窑’》,《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第123页。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